射

聚錦文局在江浙蘇閩發售古今書籍發兌會

DS
735
A2 K86
v.43

三

#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二

長洲過元旼輯

## 筮仕門

### 進身

#### 定志略

終軍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

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漢書終軍傳

郭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後漢書郭丹傳

班超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

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宅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使西域平諸國爲都護封定遠侯後漢書班超傳

王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濬後拜益州刺史平吳後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晉書王濬傳

陳頵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

從之仕爲郡督郵太守劉亨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後爲梁州刺史晉書陳頵傳

宗慤年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鎭廣陵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進討遂克林邑宋書宗慤傳

康延壽少倜儻謂其所親大丈夫爲將當效節邊垂馬革裹屍景宗特授千牛衛大將軍宋人攻南京諸將旣戚列延壽獨奮擊陣前敵遂大潰以功遙授保大軍節度使遼史康默記傳

務學術

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旣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後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漢書翟方進傳

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

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葢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補博士遷陳留太守後漢書周防傳

魏舒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後爲司徒署兖州中正位同三司晉書魏舒傳

豆盧勣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隋書豆盧勣傳

張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南史張宏策傳

竇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閒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

不答蜀王秀辟爲記室威謝疾去大業中遷內史舍人新唐書竇威傳

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五代史桑維翰傳

王應麟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從王埜受學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宋史王應

麟傳

## 審時勢

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何常爲丞督事高祖以何爲丞相守關中高祖定天下何封酇侯拜相國史記蕭相國世家

宣秉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後漢書宣

秉傳

周舉拜光祿大夫卒子勰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元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遊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為知命 後漢書周舉傳

公孫述僭號於蜀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後漢書譙元傳

郭憲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

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徵憲拜博士再遷爲光祿勳 後漢書郭憲傳

韋温遷禮部員外郎鄭注鎭鳳翔請温爲副使或以爲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 舊唐書韋温傳

李紳釋褐國子助敎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 舊唐書李紳傳

李垂字舜工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

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

宋史李垂傳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諭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

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嘉定元年卒宋史王阮傳

袁韶爲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宋史袁韶傳

## 絕營求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

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亾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漢書嚴彭祖傳）

羊續拜南陽太守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後漢書羊續傳）

劉陶拜侍中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旣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 後漢書劉陶傳

公沙穆隱居東萊山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宏農令遼東屬國都尉 後漢書公沙穆傳

辛毗遷侍中行軍師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

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宂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 魏志辛毗傳

顏延之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旣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 宋書顏延之傳

沈慶之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

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宋書沈慶之傳

王瓊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隣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抑屈魏書王慧龍傳

盧義僖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塗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魏書盧元傳

楊津遷符璽郎中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

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魏書楊播傳

李繪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嫩手足遲鈍不能遂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北齊書李渾傳

崔劼世爲三齊大族劼除中書令加開府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冑多處京官而劼二

子拱撝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劭曰拱撝幸得不凡何爲
不在省府之中淸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劭曰立身
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
不歎服　北齊書崔劭傳

王寂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鎭之以
靜將恐貽譏寂乃止　南史王曇首傳

裴子野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梁天監初任昉有盛名爲後進
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
恨焉故不之善　南史裴松之傳

顧覬之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

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南史顧覬之傳

虞寄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南史虞荔傳

李幼廉爲南青州刺史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

意求人天生德於子孝敬其如子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北史李義深傳

蘇瓊幼時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北史蘇瓊傳

楊於陵爲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爲鄂岳江南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

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歿始入朝爲膳部員外郎舊唐書楊於陵傳

蕭復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新唐書蕭瑀傳

李懷遠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新唐書李懷遠傳

李建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

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宅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新唐書李遜傳

韋肇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新唐書韋貫之傳

韋貫之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擧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貫之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新唐書韋貫之傳

韋澳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

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新唐書韋貫之傳

呼延贊從征擢行宮内外都巡檢眞宗嘗補軍校皆叙已功或至讙譁贊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宋史呼延贊傳

蔡齊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内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齊久之不上崇勳譖之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宋史蔡齊傳

狄棐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棐在河中時有中貴入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汚耶宋史狄棐傳

李孝基進士高第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宋史李迪傳

錢卽爲睢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啖卽以薦牘使往治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宋史錢惟演傳

桑懌擢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部分軍士盡擒諸

盜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爲致閤門祇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宋史任福傳

盧革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宋史盧革傳

王巖叟知定州安喜縣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宋史王巖叟傳

李周通判施州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 宋史李周傳

王俊義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 宋史王覿傳

梅執禮爲敕令删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 宋史梅執禮傳

張九成遊京師從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

九成笑曰王良何羞與犢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宋史張九成傳

潘良貴遷祕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良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歸不出者十年降二官卒良貴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

良貴不敢爲也 宋史潘良貴傳

陳槖易越州新昌令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槖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 宋史陳槖傳

楊大全遷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冑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 宋史楊大全傳

陳居仁父太府少卿膏居仁年十四而孤以廕授鉛山尉紹興

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　宋史陳居仁傳

吳淵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卽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强　宋史吳淵傳

陳仲微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輭不任臺閫委以縣事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　宋史陳仲微傳

李方子調泉州觀察推官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罷歸宋史李方子傳

呂祖謙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宋史呂祖謙傳

穆修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宋史穆修傳

王逢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旣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宋史王逢傳

唐震登第爲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啟其人大媿宋史唐震傳

耶律韓留遷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召爲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于昏第臣駑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覲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遼史耶律韓留傳

巨構擢橫海軍節度使構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及佛舍其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金史巨構傳

張雄飛爲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與亦麻都丁有隙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秦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飛亦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奏出雄飛爲澧州安撫使元史張雄飛傳

重禮節

龔勝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漢書龔勝

傳

蕭望之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

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漢書蕭望之傳

諸葛亮躬畊隴畝徐庶與亮友善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蜀志諸葛亮傳

## 量才能

徐邈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魏志徐邈傳

鄭袤泰始中詔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

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喻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晉書鄭袤傳

袁甫好學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幍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饔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

晉書袁甫傳

褚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䂮官至安東將軍 晉書褚䂮傳

盧邁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 舊唐書盧邁傳

蕭永祺擢翰林學士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內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爾宜是優矣永祺固辭旣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

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金史蕭永祺傳）

陳顥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帝欲用顥爲中書平章政事顥扣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略一旦寘之政塗徒速臣咎臣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元史陳顥傳）

## 知退讓

孔霸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

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漢書孔光傳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後漢書楊仁傳

周處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然始就徵晉書周處傳

熊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彊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晉書熊遠傳

傳

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

南史王曇首傳

邱靈鞠爲通直常侍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

南史邱靈鞠傳

裴積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積陳申

生戾園禍以諫元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絶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新唐書裴行儉傳）

司馬池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宋史司馬池傳）

陳舜俞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劑契徼中書帖上之（宋史張問傳）

畢再遇隸侍衛馬司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

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先登殺敵金人大潰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宋史畢再遇傳

賈居貞世祖即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元史賈居貞傳

去位

止足

張霸爲會稽太守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後漢書張霸傳

虞寄加太中大夫寄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朞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 南史虞荔傳

韓宏弟充子公武公武爲右金吾將軍宏鎮河中充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衞改右驍衞將軍 舊唐書韓宏傳

明哲

貢禹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

安復可冠也遂去官漢書貢禹傳

陳寔除太邱長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後漢書陳寔傳

楊匡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後漢書杜喬傳

吳祐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後漢書吳祐傳

趙岐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

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後漢書趙岐傳

檀敷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後漢書檀敷傳

孫堪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漢書周澤傳

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

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邱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晉書張翰傳）

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南史陶潛傳）

李嗣眞補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脩撰奏嗣眞宏文館參預其事敏之旣恃寵驕盈嗣眞知其必敗謂所親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饑乃求出補義

烏令無何敏之敗脩撰官皆連坐流放嗣眞獨不預焉舊唐書李嗣眞傳

石昂節度使符習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五代史石昂傳

劉渙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

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宋史劉恕傳

姜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祥符佐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姜潛傳

李純甫擢進士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為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高琪誅復入翰林金史李純甫傳

董文炳為稾城令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譏之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元史董文炳傳

姚樞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絶因棄官去元史姚樞傳

致仕

疏廣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敎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少傅徙爲太傅廣兄子受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拜受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

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既歸鄉里皆以壽終漢書疏廣傳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以歲惡民流與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

安車傳子孫漢書辥廣德傳

李通王莽末迎光武約結舉兵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光武即位通封固始侯爲前將軍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拜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埶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

事迺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後漢書李通傳

田豫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 魏志田豫傳

江淹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卒 南史江淹傳

宋璟封廣平郡公遷尚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況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逮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頭偭俛從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効今積羸成憊況錮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狗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儀刑此乖

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手勅許之仍令全給祿俸　舊唐書宋璟傳

郗純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德宗卽位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爲美談　舊唐書郗士美傳

蕭嵩授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遙領河西節度初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新唐書蕭瑀傳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

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新唐書李日知傳

孔戣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即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戣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新唐

書孔巢父傳

任布力學家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授太子少保致仕進少傅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宋始任布傳

葛密以進士爲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僕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郎退居號草堂逸老宋史葛宮傳

蕭札剌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离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剌自是家于

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遼史蕭札剌傳

耶律官奴爲宿直將軍以疾去官上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唑友善唑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遼史耶律官奴傳

曹伯啓濟寧碭山人除浙西廉訪使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碭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天歷中起伯啓爲淮東廉訪

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元史曹伯啓傳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元史王克敬傳

汪澤民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元史汪澤民傳

免官

李法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 後漢書李法傳

延篤從京兆尹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篤收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前越

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後漢書延篤傳

陸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延齡贄上書苦諫帝不懌以太子賓客罷延齡讒短百緒帝發怒欲誅贄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新唐書陸贄傳

劉奉世歷端明殿學士奉世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宋史劉敞傳

周南年十六遊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進士第爲池州教授罷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佚吾死也宋史黃度傳

辭封

張良居下邳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往詣道遇高帝遂從之高帝定三秦以良爲成信侯常爲畫策臣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

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爲留侯史記留侯世家

平當爲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

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漢書平當傳

丁綝世祖以爲偏將軍因從征伐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後漢書丁鴻傳

陳蕃爲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詔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卽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

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後漢書陳蕃傳

王曇首爲文帝鎮西長史文帝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從兄華並勸上行及即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南史王曇首傳

辭贈

袁昂位司空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曰穆正公南史袁湛傳

袁泌爲司徒左長史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遂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南史袁湛傳

白居易以刑部尙書致仕卒遺命薄葬毋請謚從祖弟敏中爲相請謚有司曰文新唐書白居易傳

令狐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楚疾甚勑諸子曰吾生無益於

時無請謚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新唐書令狐楚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二終